



责编:廖薇 视觉设计:翟莉莉

2018年7月22日 星期日

投稿邮箱:1968941860@qq.com

畅游

“当——”不知是谁敲响了书院内的古钟,那声音在浸湿的空气里深沉回荡,泛起了层层涟漪,一圈圈荡漾在我的心间。

## 烟雨濛濛 走读长洲

□莫衡

去渐远,我仿佛听到了雨水顺着古朴的房檐砖瓦落下的滴答声,听到了庭院内苍劲的古树在微风中的飒飒声。

“当——”不知是谁敲响了书院内的古钟,那声音在浸湿的空气里深沉回荡,泛起了层层涟漪,一圈圈荡漾在我的心间。风声雨声钟声萦绕在耳畔,此时此刻,那些声响仿佛来自许多年前初夏的一场雨后,那时的砖瓦该是比现在新一点,古树该是比现在绿一点,清风该是比现在柔一点,身着长衫的教书先生跨过高高的过殿门栏,敲响古钟,一声又一声伴随着一代代学子直至今时今日。

“小记者们有没有在书中找到‘文叔’的画像?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他了!”领队的大喇叭拉回了我的思绪,下一站我们要去黄氏大宗祠。

到了祠堂肃穆气派的大门

前,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守祠人文叔。他是一位声音洪亮神采奕奕的中年人,用不太标准却异常流利的普通话口若悬河地给我们讲解着关于宗祠的一切。一位同事凑到我的耳边道:“文叔很厉害的!”我没想太多地点了点头,只因他完全不是我预想的静态龙钟的老旧形象,更像是熟谙景点的资深导游:他走到哪儿,学生们都一窝蜂地簇拥到哪儿。“真要他说啊,他可是能这样说上一整天!”同事又过来补上一句。我不禁失笑,原来这是他口中的“厉害”。此时人群中传来一阵欢呼,凑近一瞧,原来文叔高举醉龙给大家来了段即兴表演。他身随龙舞,融为一体,既有腾云驾雾之姿,又有醉卧沙场之态,一段舞结束,他轻拭额际的汗水,再次高举醉龙介绍说它曾到过很多国家参加表演。他激昂的语调里,飞扬的神采中,满是

自豪和骄傲。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黄氏宗祠,至今已过数百年,白衣苍狗桑田沧海,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周遭的一切全变了,可是黄氏一代代传人的执着和信念却从未改变。他们坚守着这片故里,守护着这座府邸,传承着这段历史,是他们让我们相信在烟雨濛濛的长洲,醉卧着一条长龙;是他们让这条长龙真正有日冲上云霄飞向世界。

返程路上,我透过车窗往回望,只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再没看到方才驶入的巷口。历史就像重新关上了门,隔断了喧嚣,重重的宅门后,雨儿仍在敲打,古钟仍在回响,醉龙仍在酣睡,所有故事在往日烟雨里仍在继续着……

新语

在我年少时,对满分或者完美有非常执着的追求,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一副“我认了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的心态。可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非天才,又没有显赫家世可以依仗,争强好胜虽然使人进步,可是也必遭打击。

## 人生这场考试 90分我便满足

□林丹彤

上周末,小学同学聚会。此时,我回看照片,大家笑靥如孩子般天真无邪。老同学都说起童年往事,免不了夸我学霸之类的溢美之词。诚,我在小学阶段门门功课100分是家常便饭。因为低年级的题目不仅简单,而且主要是客观题。但是到了高年级,主观题出现了,满分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了。比如20分的作文或者论述题,老师通常最多给个19分,要拿下这最后一分除非你文章写到极致,或者遇上个口味与你一致的老师,否则绝大多数是不会给满分的。

在我年少时,对满分或者完美有非常执着的追求,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一副“我认了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的心态。可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非天才,又没有显赫家世可以依仗,争强好胜虽然使人进步,可是也必遭打击。

当我逐渐意识到小聪明并不能长期取胜,方开始相信天道酬勤。既然无法“拼爹”,要成功唯有“拼命”,可是命只有一条,也不能太拼,我彻底明白这一点是在我得知自己终于跨专业评上副教授的时候。

那天,我正在医院做检查,被吓得不轻,幸亏后来有惊无险。从那时起,我告诉自己,人生这场考试,得90分便应该满足。

聚会时,见到一位二十年没见的男同学。我认出了他,可是他没认出我。他冲口而出:“你以前长得好看。”言下之意,我现在不如以前好看了,而且变化很大才使他认不出来。

我笑着骂他:“别人都说假话,就你讲真话,咋那么讨厌!”换作十年前,如果有人这么说我,估计自己会笑不出来。

记得小时候问妈妈,给我容貌打多少分,妈妈说85分,我很不高兴,说:“同学们都夸我好看,你怎么那么苛刻?”妈妈一向对我挑剔,我那时候是那么认为的。她笑着说:“不要太好看,中上最好。”其实,我一直不认同她这个观点,觉得她胆小。

现在回想起来,在属于她的那个年代,人们不敢追求美和个性,她应该认为85分是最恰到好处的心气。

中国自古有“红颜薄命”、“红颜祸水”的说法,如此说来,还得感谢上天没有给我倾城之美貌,只给了我“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要靠实力”的心气。

幼时居住在农村,羡慕城里的孩子可以去少年宫,可以逛动物园,可以玩滑梯。所幸爸爸也通音律,曾是个文艺中年,所以到了暑假也教我吹箫、吹口琴,也临摹习字。虽然学艺不精,但也培养了我一定的文艺细胞。农村虽然没有动物园,看不到狮子、猴子,但城里的孩子一定没有体验过养小鸡、捡鸡蛋的乐趣;农村虽然没有滑梯,但是城里也没有开满野花的乡村小路,更别谈那大片大片的田野,浅浅的溪流。我虽然是“商品粮”出身,但是,放风筝、抓小鱼,这些农村孩子常玩的游戏,也跟小伙伴玩过,而且因为玩的少,那种欢乐的印象极之深刻,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得。想来这样的童年生活,应该有90分吧。

漫漫人生路,会遇到无数人和事,都是主观题,如果要求面面俱到,必定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假如能做到每一个阶段都有人对你评价极高,那便算是圆满。想想自己,每个阶段的同学、同事、朋友甚至学生,都有意气相投的人,互相珍惜,相互扶持,何其有幸!想到此,写到此,觉得可以安然入睡了。

在小镇住了二十年,逐渐摸清楚了小镇的脾气,去茶楼“霸位”就是一个技术活。

## 藏在茶楼里的岁月

□周静雅

浪漫,也不奢华,更多的是看到爸爸在厨房出出入入。一袋袋蒜头、一箱箱面粉、还有刚刚交接过来的笼子里的海鲜,像是要把菜市场搬来酒楼的后门一样。前门,各式点心摆在推车上,细白的水汽将点心的清香推得更远,人们拿着点心卡细细挑选;后门,各种食材以最原始的状态大摇大摆地进入厨房,等待着变成桌上的佳肴。茶楼的神奇之处在于,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截然不同,不管是食物还是人。在茶楼工作的几年,我爸从只会煮一些家常便饭,到考取厨师证,能够烹饪龙虾鲍鱼等食材,就这样,岁月好似生猛的海鲜,在酒楼的厨房里鲜蒸,然后又被端走。

读书的时候最期待放假,那时候,茶楼就是美食的代名

词。特别是在中学的时候,在学校住宿,饭堂的饭菜虽说并不难吃,但很快就厌倦了,到了周末,便能跟家人一起,在茶楼“指点江山”,凤爪、肠粉、虾饺、鱼丸、叉烧包……如果茶楼有地图,那肯定是要用这些诱人的名字作为地标的,如果小镇上的街道名称都用这些来命名的话,大概是不会再有人自称“路痴”了吧。一辆辆点心车从身边经过,服务员们的叫卖声温柔细长,“肠粉肠粉,斋肠肉肠,有需要的吗?”又或者“蛋挞餐包桂花糕,还有刚刚出炉的菠萝包……”这色香味俱全的“歌曲”,能不让人朝思暮想吗?每当看到新出的点心,我都会端一份来尝尝,有时候会失落,更多的时候会惊叹,这么有创意的点心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啊。这几年,茶楼多了,点心车却少了,店家多是提供点心卡下单。制作精美的点心卡上,对每一点心都只有几个汉字的描述,虽然文字是经过斟酌的,还会有一些点心的配图,但跟点心车比起来,还是太单一了。

一开始,我是被茶楼的各式美食吸引了,现在,更爱看茶楼里来来往往的人们,不见厨房的烟火,也不见了点心车,但是人气却没有减少,茶楼的大厅便是一个小江湖。

在小镇住了二十年,逐渐摸清楚了小镇的脾气,去茶楼“霸位”就是一个技术活。平日倒可以以优哉游哉,就好像我奶奶,每天早上在家吃了些早餐就去茶楼找她的朋友们聊天,因为不饿,就不用着急落座拿点心,路上遇到朋友也能聊几句再去找

位置。平日的茶楼并不拥挤,多是老人家们三三两两细碎地拉着家常。要是到了假期,就得发动家里的小年轻提前去拿号等位置了。除非是早上七八点就到店,不然假期的酒楼都会以“请排队”欢迎你。

端午假期,我也加入了这个排队大军,在茶楼大厅的门边,坐在椅子上看来往的人,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鸭嘴帽和破洞牛仔裤张扬着青春的活力;也有相互搀扶的老人家,拄着拐杖有说有笑地话当年;更多的是一家大小齐上阵,小朋友们围着桌子团团转,偶尔还去桌子上抓一个温热的包子。

时间慢慢地走过,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入座了,初一壶红茶,滚烫的开水泡出浓郁的茶香,小斟一杯,在茶楼的熙熙攘攘中,奶奶开始讲述过去的那些故事……

当时我在念小学,小小年纪,乳臭未干,却好出风头,爱演节目,偏偏也有节目可演。某日,就如现今的演员一样,一个“本子”到手了。什么本子呢?一段快板书。

## 想起那段快板书

□李代高

书。喜得不得了,把作业丢在一边,马上就进入角色。快板系自己制的,两块竹板棉绳连着,敲起来“梆打梆、梆打梆”地直响,声音清脆而利落,节奏也明快。在昏黄油灯的光照中,一袋烟工夫便熟读了快板词,干脆到皎洁月下的柳荫丛中操练起来。半夜工夫,炉火纯青,动作熟练,词儿背得滚瓜烂熟。以至事隔三十多年,还记忆犹新。那段快板书的题目是《听我说个好吃婆》,全文倒有趣,不妨写下来,就算又献演了一遍:“听我唱,听我说,听我说个好吃婆。好吃婆,诡计多,睡到半夜对她

丈夫说,说她肚子里有了‘货’,心里想点肉汤喝。她丈夫听了喜不过,跑到街上把肉剁,一下子剁了八斤多,回家又把老母鸡杀一个。熬了满满一炉锅。好吃婆,吃得多,吃得只剩一点骨头。嘴里忽然喊‘哎哟’,躺在床上把稀粥,把个床上拉成河,床上脏得下不了脚……她丈夫见了气不过,连忙给她几拳头:‘我要打死你这个好吃婆……’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边‘梆打梆’地敲,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唱,博得乡里乡亲及小把戏们的阵阵笑声和啧啧夸奖。当然也有新娘红着脸低着头悄悄从我身

边走过,好像对我的表演有敬而远之……

那时,我只知表演好玩,那段快板书的含义是什么不太明晰,好像是讲要节约。后来长大成人,我对那段快板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似乎也有要人实事求是的意思。当然,也反对了说谎:要喝鸡汤就明说,何必撒个弥天大谎?可如今,我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层。那个“好吃婆”因为生活太差而找个借口、撒个谎,哄她丈夫打一次牙祭,实在是没有必要对她大加挞伐。因为她在丈夫面前撒谎有了“货”,也许是撒撒娇,逗逗丈

夫,为爱情加一点“润滑剂”,目的是想改善一下生活。只是一次吃得太多,有点浪费而已。但一次吃得过多,也正是说明了很久未吃,急需补充吧!而丈夫出手打她也许不是因为破了费、脏了床上床下,而是怨她报了个假信息,空喜一场,说不定他正想抱个胖娃娃,过过当父亲的瘾哩。“好吃婆”撒谎骗吃做法欠妥,而她毕竟是在找借口掏自己丈夫的腰包,其实也是在花自己的银两,比起如今某些浪费,她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时常想起那段快板书,不知为什么?

记忆

小时候便随家人从村子里搬到了镇上,从此,镇上的茶楼开始进入我的记忆,成为生活里重要的一块。茶楼对于我爸,就好像菜市场对于我妈,都是天天去的地方。而我,许多的假期时光,都是在茶楼里泡着的。就这样,间歇地,我也算是泡了二十年,从小镇只有一家茶楼,到现在各式茶楼做得风生水起,悠悠岁月在一杯杯茶的氤氲中溜走。

小时候的茶楼,是爸爸工作的地方。常常骄傲地跟别人说自己的爸爸是一名厨师,厨艺高超,而当爸爸在场的时候,他却会说:“哪有哪有,只是在茶楼打下手”。可是我明明在妈妈翻找旧物的时候看到过爸爸的厨师证呢,从农村小子到小镇小伙,爸爸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厨师吧,这厨师,便是在茶楼开始的。小时候对茶楼的记忆并不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名为“富洲酒店”的公交车站更名为“烟洲牌坊”了,不知多少人为此坐错过站,也不知多少人曾对这个名称的更改感到疑惑。

作为外来落户的新中山人,偶有闲情走过岐江岸堤,远眺潺潺流转的岐江水,也难免触景生情,聊发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的骚情。可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惊心动魄的句词,往往是诗人写来骗人的。

在这个经济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小城,拥着情怀将无法抵抗逐年高企的物价房价,每日浮沉在日渐汹涌的人潮车海,看一幢幢万丈高楼平地起,览一点点万千霓虹连成片,我们不经意间开始与时间赛跑,漫长的跑道望不到尽头。一个站点更换站牌,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匆匆闪过的一道浮光掠影,却不想“烟洲”及它身后的

历史记忆,有些人用了一辈子来坚守。

我是读了《Hello,西区》一书才知道“烟雨长洲”的由来,颇有“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情画意,思及此又觉“烟洲”一词缠绵缱绻了几分。而如今没有了山川云雾,在钢筋森林里我们再也找不到那片氤氲迷蒙,淅淅沥沥的雨滴也不再是渲染画布的色料。

当大巴车穿过迂回的小径,停到一个狭窄的巷口,我们沿着低矮斑驳的围墙走在雨中,五颜六色撑开的雨伞像是飘动的彩带,灵动地穿街走巷,止步在一幢传统老式建筑前。在房檐下收起雨伞,拍掉身上的雨水,不经意间回头一看,刻着“烟洲书院”四个大字牌匾赫然映入眼帘,用繁体字书写的一笔一划勾勒出复古印记。“烟雨长洲”——我在心里再次默念,学生们的声音渐

